



Jade, Y. Chen


陈玉慧 著

无关巴黎的雪

看过那么多世界，却更留心自己的内在。

我发现自我的内在是如此奇妙，
好像过去我一直对待自己像陌生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Jade. Y. Chen 陈玉慧

无关巴黎的雪

陈玉慧
无关巴黎的雪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48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关巴黎的雪 / 陈玉慧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0768-1

I. ①无…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5768号

责任编辑: 陈彦瑾
特约策划: 陶媛媛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0千字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68-1
定 价 35.00元

目 录

<i>page. 1</i>	辑一 日光灯
	日光灯.....3
	无关巴黎的雪.....7
	不再告诉你悲伤.....10
	爱情故事.....13
	要不要一起去旧金山.....15
	有人正在唱歌.....18
	人生游戏.....22
	玛利亚并不在城里.....24
	欲望之街.....28
	复仇.....31
	冷.....33
	爱与死.....35
	你说日安.....37
	父亲是中国的父亲.....39
	父亲大人，你好吗？.....52
	爱的真谛.....56
<i>page. 59</i>	辑二 时间之脸
	时间之脸.....60
	失去翅膀的天使.....66
	有人在山上唤着你的名字.....71
	看戏那个晚上0℃.....75

一条路已从这世界消失.....79
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82
降雾之夜.....85
旋转木马.....89
永远.....93
低头走过那条路.....98
不知道为什么爱你们.....101
我的灵魂感到巨大的饿.....105
亲爱的你.....112
当孩子仍是孩子的时候.....114
书写巴黎.....118

page. 123 辑三 你是否爱过？

一九九八年旅行手札.....124

page. 167 辑四 巴伐利亚的蓝光

一九九九~二〇〇一年日记选录.....167

page. 191 辑五 秘密生活

白玫瑰传奇.....192
写给一个美丽的灵魂.....195
进入真相的房间.....199
杜拉斯的恋人之书.....203
有一种主义叫抑郁主义.....207
令人难受不安的摄影.....212
爱上心理学.....215
弗洛伊德的钟点费.....224
她们都爱荣格.....228

我不记得我是否吻过尼采.....232
法斯宾德的寂寞人生.....235
德惠街的那些晚上.....238
走进塞尚的画室.....241
柯恩的秘密生活.....245

page. 249 辑六 沿着河岸前行

慕尼黑的下午.....250
沿着河岸前行.....256
亚班诺来的女子.....260
情感的名字.....268
记忆啊，别背弃我而去.....273
越过阿尔巴尼亚的边境.....276
给敬爱的汉斯.....282
俄罗斯悲歌.....291

page. 295 附录(一) 陪伴灵魂散步

明 夏 陈玉慧

page. 309 附录(二) 你是否爱过

明 夏

page. 314 陈玉慧写作年表

辑一 日光灯

(一九八三——一九八七)

我不能告诉别人，我才那么小，没有人会了解小孩子的悲伤。这么多年了，那悲伤不是我的影子，是像白纸上涂的浅浅的蓝，那蓝褪了色。

日光灯

那是七小时以前的事，但却像七天以前的事，或者七世纪。

七小时前的事像一场曾经的梦，发生在梦中的梦。

梦和真实之隔，一片玻璃之隔，空气和水之隔，人看到鱼看到他，他看到自己坐在汽车里，一片玻璃之隔，冷气和尘嚣之隔，一个人和他所住的城市之隔，银河与地球之隔。

老式的房子对面是新盖的公寓，某人养着兰花，某人的褐色的猫死了，他把猫的头盖骨洗净、消毒，收藏在书桌的第三个抽屉，那只猫的名字是白光。

他并不喜欢兰花，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颜色的缘故，但是他又说其实并不在乎颜色，也许是形状。形状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也许是价钱太贵了，也许是因为很多人说兰花高雅。他不知道。

有人梦见一位光头男士骑着摩托车冲向一栋养了两头牛的农

舍，他的头上还留下一道小伤。

科隆往布鲁塞尔的火车上，一位东方人提着行李进入车厢，车座上共坐了六个人，彼此都不相识。一位中年男子站起来替他行李推往座位上方的置物铁架。东方人不会说德语，只沉默地坐在靠门的位子上，这时，旁边那位满脸皱纹的白发妇人用颤抖的手递给他一片鸡心饼干。

日光下的日光灯仍然亮着，有一种蓝蓝的淡水鱼叫日光灯，电影画面里一条消失在远方的路，路的尽头有人骑脚踏车往逆时针方向行驶。有一个人假模假样地，嚼着口香糖在散步，一张能力有限的面孔，似乎在某本会员录上看过。

椰子树下，日影西斜，两位老人骑一辆49CC^①的摩托车以时速二十公里行驶在信义路的慢车道上，他们认识另外两名老人，都不太喜欢市政府在重阳节发给他们的礼物：一只瓷做的桃子，又不能吃。椰子树下有人在喝新加坡进口的椰子汁，一只苍蝇飞进人的耳朵。

在巴黎，某位留着泛白直发的中年妇女，已经九年不曾走

① 代表汽缸排量是49毫升。

出她位于市中心的家门。照她的说法，她已经失去了社会地位。一个靠着社会福利金过日子的女儿，有一个精神本质已堕落的父亲。而她每餐食一条鱼。

他说童年时做过许多风筝，但是那些风筝都飞不起来。童年，比现在更寂寞的童年，失眠的童年，他常梦见某一个地方失火了。

失火了。他先是听到倒塌的声音，然后是家具爆破的声音，人及动物混合的声音，尖叫的声音，心跳的声音，呼吸的声音，水的声音，最后才听到属于火的声音。

偶尔，正要入眠的时刻，好像无人处有人轻轻唤着他的名字。一双高跟鞋正疾疾而疲惫地穿过黑暗的长巷，长巷底，站着一只白色的巨大狼狗。夜雾正在周围降下。

就在这个时候，小学操场上吹起一阵风，一些灰尘飘扬在空中。又有这么一个人，他行车经过台北市区的街道，穿过灰尘的刹那间，他以为自己在很远的国度，巴塞罗纳或者纽约下东城，又好像迪化街。他在街上一直走，一直走，之后就看到海了，他在海边散步时想起他的童年。

他再度发现自己在梦中自言自语。

有一些城市，夏天的晚上仍然有日光，譬如佛罗伦萨，那日光很浅，很淡，人的影子变得很瘦，很长。为什么人们喜欢露天吃饭，在拉丁区，在文艺复兴时代盖好的教堂旁，在罗马，在苏菲亚？许多人喝葡萄酒，上床，教训别人。月夜逐渐布在城市的建筑上，或马路上，没有马的马路上。

一个女人，在她很老时，有一天坐在旅馆的会客椅上等人。某位青年男子跑来对她说：大家都说您年轻时非常漂亮，我却认为您现在最美，一种濒临毁灭之美。

有人一生期待着那种美丽，有人期待着，有那样毁灭的一天。

日光灯亮了。日光灯又熄了。

一九八五年

无关巴黎的雪

下雪了。我对屋内的朋友说，他不相信地望着我，走出去开门探看，跑回来很兴奋地说：真的，下雪了。这是在巴黎，巴黎一年只下一场雪，谈一点巴黎下雪的事吧。其实我想说与雪无关的事，而想形容某种心情。我觉得我并不住在这个城市。巴黎人在下大雪时出门，以为巴黎并不是巴黎；然而雪永远是雪。

在巴黎住久的人发现，人的情绪真的会随天气改变，尤其在巴黎；初时，异国人不习惯巴黎人见面总是谈天气，巴黎的天气又善变，好像许许多多的人也那么善变。异国人渐渐学会了巴黎人冷淡的礼貌，不过，他只在无话可说时才谈论天气；又不过，他常常无话可说。

那就看下雪好了。站在窗前，可以一边想心事，一边听收音机。除了冗长的气象报告，受冻的播音员忍不住地加上一句：好冷！这时如果从窗户望出去，雪花正飘在人家的屋檐上，雪花

飘在树枝上，雪花也飘在车顶上，车子移开了，雪花飘在雪地上
.....

雪花不停地飘下，迫切地。街上的行人都回家了，穿红红绿绿的皮衣的小狗也回家了。巴黎多美！观光客对异国人说，那街灯下的雪。他们走过皇宫里面的花园，一步一步踏雪走过去，只听那雪踏的声音，连回头看那些足迹都不想。站在悄然无人的街道上，远处是协和广场，遍地雪花茫茫。

这时可以去酒吧，雪天的酒吧常温暖而热闹。有些人伴奏音乐，有些人唱感伤愚笨的歌，有些人喝许多酒，有些人只是坐在那里。因为外面下大雪，有些人想和一个人说话，与雪无关。有个人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些音乐，一点光线，模糊的颜色，什么？以后的就记不起来了，一个没有故事的梦。

一个巴黎人则拿出一张明信片给他看，他说那是他的心情，心情的一种写照：雪地上，一只小鸟的脚上系着一个巨大的铅球，明信片上轻描淡写take it easy, 放轻松？异国人学会了像巴黎人那样谈天气，还要再学巴黎人偶尔会说的一句话：生活是很难的。说时，表情和语气必须是中性的，不能太戏剧性也不能太哲学性。刚开始说时完全不像，那就稍稍有些可笑。有一天他不小心说了，跟

一个巴黎人说得一样，一模一样。生活是很难的，*La vie est dur*。

离开酒吧的时刻，雪地上已出现了曙光，爱思考的观光客想了很久。雪地上的阳光，他想出来了，雪地上的阳光好像忧伤中突然惊喜时的泪水。他以前可能是演员。但我们不要谈眼泪好不好，我只会说，生活是很难的。爱思考的人走过一个喷水池，喷水池里有一颗心状的喷水物，那颗心完全结了冰。他拿出照相机拍了那颗心，他说他要寄给一个人，上面只写一颗冰冻的心在巴黎。他马上又决定连这句话也是多余，就把照片寄了。

所以，其实都与巴黎的雪无关，这是为一个叫Mati的人写的，也许最初定下的题目便很暧昧，但我要说的都说了。生活并不是那么难，我很抱歉，你忘了我吧，不是爱人的爱人，异国人的心情，没有故事的梦，巴黎的大雪，天地悠悠。

一九八三年

不再告诉你悲伤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悲伤的时刻，我真的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便知道了悲伤。我不能告诉别人，我才那么小，没有人会了解小孩子的悲伤。这么多年了，那悲伤不是我的影子，是像白纸上涂的浅浅的蓝，那蓝褪了色。

一位舞蹈家说，她跳舞，因为她觉得悲伤；那悲伤里有音乐，而她的舞蹈里没有人跳舞，也没有悲伤。一个女人举着手帕绕圈子跑，一边跑，一边喊她累了，她累了。但她继续跑。

舞台上，另一个男人念儿时的口令吃粥，他念，这一口是为妈妈吃的，这一口是为爸爸吃的，这一口是为自己吃的，他端粥穿场走出去。

如果在人群里找寻一些人的脸，在公共场合，一些人即使面无表情，我也可以读出悲伤的痕迹，那个人额上的皱纹为什么这时出现了，他的眼光，是的，他望了你一眼，他把眼光移开。

我常常一个人幻想这个情景，生命到了很老很老的时候，人们还是注意到我，他们问我：您是否还觉得悲伤？而我像一个孩子般笑了，我还想象那笑的模样。

如果我真的了解自己的悲伤，那是没有眼泪的，也没有嫉妒，没有怨叹，几乎要开始谴责自己了，那种感觉。十四岁的时候，以为父亲不再爱我，一个人走路离开家，愈走愈远。

我那时很害怕，悲伤一下子便攫住了我。后来，父亲开车在离家很远的路上找到我，他把我载回家，他一句话也不曾对我说。

十八岁时在学校认识一个人，他牵过我的手，我看过他的父亲，是个很慈祥的医生，他们姓尹，有一次这个姓尹的男孩对我说再见，他不肯再说别的话。同样巨大的悲伤又抓住了我，我度过没有笑声的十八岁，我的母亲以为我发疯了。

过了几年在巴黎，离开我的母亲以及她所留给她女儿的一些最悲伤的话，我只带着一张六岁的相片。我的右眼比左眼稍微大一点，很害羞的眼睛，照相时不敢笑，又好像怕别人会发现我的悲伤，人家都说我在等照完相，等外婆从照相馆带我回家。

我发现有好多年过去了，我在等待一个悲伤的人向我询问，